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藏马镇的河西屯村，一场关于乡村空间重塑与文化解码的实践正在悄然发生。作为一个整体搬迁村，这里的村民已经住上楼房，过上了现代生活，但村落原有的老墙、老石头却被妥善保留下来。如今，一座以“博物、教育、研学”为主题的民艺博物馆（源乡和溪文创村的核心项目）矗立在此，它试图用那些散落在民间、沾满岁月尘埃的老物件，为乡村振兴注入一股深邃的文化定力。


民艺博物馆处处流露出乡村温度。

山海境 艺术场

青岛乡村公共艺术空间全媒体纪实
2026年度青岛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

老物件“住”进新乡村

解码民艺博物馆的文化高地　用乡愁记忆重塑当代乡村美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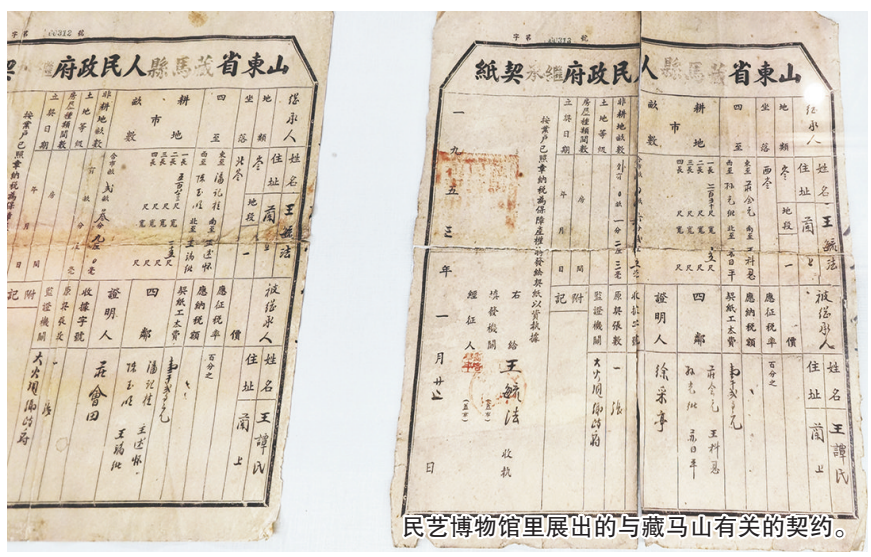
从无人村到文化高地
空间重塑的定位之思

“这个村落要打造成一个齐鲁乡村振兴的示范基地，正好我是收集整理民间文化和民间工艺文化的，有些藏品。我们就沟通，是否能通过传统的老物件为引领，打造一个在乡村的文化馆、文化阵地、文化高地。”谈及项目缘起，著名非遗专家、青岛大学教授、青岛锦绣非遗研究中心主任侍锦如是说。

这并非一次偶然的尝试。侍锦二三十年来行走全国村落进行调研普查，收集了大量承载着国家成长与农村发展记忆的民间器物。而源乡和溪文创村项目负责人胡大镛在前期接触这个村庄时，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“找特色”，“与专家多轮研究后，我们最终决定以‘非遗+乡村韧性’为抓手，用非遗、民俗来契合这个老村落的特质。”

于是，两种力量在这个空间里交汇。胡大镛团队坚持采用传统的乡土营造手法，请来周边村子里的老石匠、老瓦匠、老木匠，用老砖瓦打造出原汁原味的乡土意境；而侍锦则将其收集整理的34个省市、56个民族的生活器物引入其中，集中呈现在这个村落里。他们期望将这里打造成一个有文化引领意义的振兴样板。“通过这些物件、习俗、技艺涵盖的一些智慧现象，呈现乡村在不断发展以及美好生活的发展历程。”侍锦说。


侍锦认为古老民俗是可以走向当代时尚的。


民艺博物馆里展出的与藏马山有关的契约。

可触可感的体验
让民间器物“开口说话”

走进这座初具规模的民艺博物馆，序厅首先向观众展示了这些展品“从哪里来”。“我们想向大家说明，我们在行走全国调研普查过程中收集的这些展品是怎么来的、从哪些村落来的。”在侍锦的构想中，这里的每一个物件都链接着一个村落的记忆与故事，甚至是一种民族融合的印记。这份二三十年行走全国的轨迹，构成了整个展览的情感底色。

顺着这份行走的轨迹，博物馆内部精心策划了多个主题展区。首先是二十四节气主题展区。侍锦通过二十四节气来链接独特的习俗记忆与物质载体，打造一个“可触、可感、有效”的体验空间。其次是“榼子”主题展区。“这件器物带有很强的全国性，北方叫榼子，南方叫食印。”侍锦解释道，因为全国各地的饮食、习俗、加工技艺不同，寓意也不一样，所以它在纹样、造型、器物甚至蒸煮方式上，都呈现出丰富的地域色彩。第三个则是以喜文化为主体的生活展区。“喜，是美好生活的开始。安居乐业、喜上眉梢、平安富贵、子孙绵延、健康长寿，这些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都融入在器物里。”侍锦在整理中发现，许多看似普通的灶台、面食包装盒、锅碗瓢盆，其上的纹样和造型，不仅体现了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，更呈现了他们对生活美学和精神价值的追求。



二十四节气主题展区链接着独特的习俗记忆与物质载体。

“我们往往忽略了器物上呈现的文化内容，而这种文化内容恰恰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。”在侍锦看来，生活器物中呈现的生活美学是奠定一个民族审美的重要基础。环境、气候、地理地质的变迁，都会通过器物呈现出来。这种“润物细无声”的审美习惯，是各民族世代沿袭形成的，最终在器物上留下了痕迹。

更令侍锦惊叹的是器物背后的“融合之美”。“为什么民间技艺、民间美术有这么多丰富的材料？因为它们都是就地取材、因类赋彩。”在梳理各地的纹样时，侍锦发现，尽管器物形态各异，但纹样上呈现出的内容却具有极强的民族融合性和多民族的统一性。这种经过长期交流交往交融形成的融合美学，正是真正的中国审美独特性的来源。“它不是哪个民族独有的，而是多民族融合交流而成的。”博物馆所做的，就是将这些纹样提炼成符号，直观地展现给大众。

润物细无声
从古老民俗走向当代时尚

在这座博物馆里，老物件并非冷冰冰的展品，它们能唤起强烈的代际共鸣。侍锦观察到，当老人带着年轻后辈来到这里，老人看到自己结婚时用过的器物会产生回忆，而年轻人则能通过老物件与教材、电影中的内容产生对接，“这些看似普通的东西，都在唤起一种美好的记忆，它是精神的传承，也是几代人回忆的延续。”

在村落改造过程中，胡大镛团队特意留下了村里的老门牌、旧把手，甚至是祖祖辈辈用过的石头、台阶、窗户和瓦片。而在与村民的交流中，侍锦还收集到了许多与村落相关的契约、印章和旧本子。“任何一个老物件背后都有一种成长历程。它往往不是一个人单独用过的，而是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用过的。通过老物件，我们能看到这个村落成长的状态、社会发展变迁的状态，以及今天生活来之不易的对比。”胡大镛说。

对于未来，这两位操盘者有着更为前瞻的视野。“民俗不一定是古老的，它也可以往时尚的方向发展。”侍锦提出，他们今天收集、保存这些器物，绝不是为了单纯地回忆和保留，因为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，“我们要深挖它的文化内涵，在给我们今天的生活打造适合不同区域人生活的新状态。”

在民艺博物馆的规划中，二期将依托“百工百艺”，不仅收集器物，还要收集制作器物的工具，进一步系统化和升级。胡大镛介绍，二期将增加非遗传承人工坊，把传统手工艺在乡村场景中活化。

而侍锦则期盼着，通过这些完整的呈现，让今天年轻的设计师、高校学生来这里学习，“我们不是为收集而收集，也不是为保存而保存。我们希望年轻人能把传统的造型规律、色彩规律重新挖掘，用今天可以沟通、交流的审美，创造出具有中国独特性和中国话语权的新时代日用器物。”侍锦说，这叫“小道文化创意产业，大道生活周边”，衣食住行用，皆是文化。

一件件从乡野间收集而来的老器物，在河西屯的新乡村里重新找到了安放之处。这里不只是存放乡愁的展厅，更是一个起点：古老纹样、乡土智慧，经由器物传递，等待着今天的创作者，把传统审美，重新织进日常的衣食住行里。

文/图 贾小飞